

百姓记事

# 人性的光辉

◆ 韩敏卿

重阳节又是敬老节。在这个特殊的节日来临之际,我们每个人都很有必要问问一下我们自己,在孝道这个园地里,我们有多少播种,又有多少耕耘!

初次认识小强,是在一个野餐聚会上。小强下车后先是打开后备箱,依次取出老年人坐的轮椅、便携式坐便器和野外吃饭、烧水的器具,然后扶出80多岁的老母亲。老人精神很好,见人就笑,很和善的一个人。老人坐定后,有一位女士不离左右,喂饭给水,和老人说笑聊天,很是尽心。我想这一定是小强的妹妹了,但介绍后才知这是小强的媳妇,着实令我肃然起敬。随着和小强来往的增多,才知道小强近些年来每次出行都带着老母亲一起,几年来去过省内外四十余个城市和风景区。行程近50万公里。冬天两口带母亲洗温泉,夏天到凉快的地方避暑,无微不至。

孝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对孝道的弘扬是个人品质的展示,也更是个人对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张榜。小强夫妇对老人的孝行,使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一对普通夫妻身上闪烁着的人性光辉。

小强的心脏先后安了三个支架,都和母亲有关。2015年5月的一天,小强刚从外地回来,就听说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在家里人不留神的时候离家外出走失了。小强的媳妇四处寻找,未果。小强从外地回来后听说此事如五雷轰顶,什么也不顾赶紧寻找。最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终于在一个偏僻小巷里找到了母亲。小强抱着母亲放声痛哭,握着母亲的手再也不敢放开了。可能急火攻心的缘故,当天晚上,小强突发心脏病,被紧急送往医院,当时就下了病危通知书。医院得知小强的病后被感动了,倾尽全力安排最好的医生给他做手术,精心治疗,终于从死亡线上把他拉了回来。今年2月母亲去世,这对小强的打击很大,回到家看到母亲用过的东西肝肠寸断不能自己。由于伤心过度,心脏病复发,又做了支架手术。他是不愿让母亲离开他。其实母亲一直在他的内心深处,从未离开过。

和小强在一起时间长了,听他两口说得最多的就是孝道。其实,他也有想退缩的想法,也有快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十年前小强的生意并不好,属勉强维持。媳妇内退在家,一个月也就一千多元钱。两个老人一个长年卧床,一个行动不便,都离不开人照顾。特别是他父亲,脾气不好,住院打点滴时间长,就给医生闹气,拔针头。小强就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把父亲放在车上打点滴,还领着老父亲到附近的菜场、公园等人多的地方转悠。父亲在世的后五年,得了严重的便秘,小强每次都是用手一点一点地抠。用他的话说,太难了,有时真想跑到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静静静静。

要使老人晚年开心,做儿女的精神付出是第一位的。虽然两位老人也有退休金和医保,但是远远不够。住一次院,交款单据就能铺满一床。小强家里存的交款单据,都是成捆成捆的。用他自己的话说,钱花在老人身上,不后悔。

在3000年的中华典籍里,有关讲孝道的经典文献不可计数,这些书小强夫妇不一定看过很多。但小强夫妇却是在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孝道文化的续篇。面对这一对普通的夫妻,为人儿女者,都应该思索自己如何做。

进山的路上行人很少,只有那弯弯曲曲的山路向远方为我们指引着方向。

崎岖的山间小道上,纷乱地长着一些不知名的野花野草,花间还有群蝶飞舞,枯草、野花、树木,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空气中夹杂着野花的清香。越往上走,山路越来越窄,窄得像一根羊肠。有的地方铺满了落叶,小路两边那枯黄的草儿,或齐膝或没过脚面,草里偶尔夹杂着几朵不知名的小花儿,淡淡的花香沁人心脾。

再往山上走,远远就看见前面山崖边有几棵柿子树,树梢上挂着许多红通通的柿子,在一片萧索的山坡上格外刺眼。一串串火红的柿子挂在枝头随风摇曳,它们舞动着自己成熟的形体,仿佛要从树枝上一跃而下。走近一看,又大又红的柿子挂满了整个树梢,一嘟噜,一疙瘩,一串串,玛瑙一样,红的火红,黄的泛金,坠弯了细长的枝条,让你忍不住走上前去。

登山疲惫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继续往上走,前面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院子。说是院子也不妥帖,它四周没有围墙,就是一间间孤零零的房子立在空旷的山野中。屋顶上晒着

# 柿子红了

◆ 蒋香玉

一片片红彤彤的柿子,屋墙上、树干上挂着一串串黄澄澄的玉米,庭院中种着一畦畦绿油油的青菜,门口开着一簇簇火艳艳的蔷薇花。从远处望去,蓝的天,白的云,绿的叶,红的花,黄的玉米,红的柿子,五彩斑斓,像一幅大自然随意泼墨的油彩画。

找到了,找到了!就是这里!就是这里!我的心一下子兴奋起来了。“有人吗?”我站在院子里喊了几声,没有人回应,除了树叶的刷刷声,就是风拂过的声音。

院子里安安静静,院子里的那棵大柿树也是安安静静。深秋时节,树上的柿子已经红得满山遍野,渲染得树上的叶子也红艳艳的,一阵秋风吹过,树叶东飘西荡,里面藏着的柿子都涨红了笑脸,和着树叶哗哗的掌声,仿佛在向我们致意。几只觅食的鸟儿盘旋在柿子树的上空,一直在和我们对峙着,只要我们稍不注意,它们就会立刻俯冲下来,对着瞄好的红柿子狠啄几口!

走上前去,从低垂的树枝上摘下一颗红彤彤的柿子,这是一颗熟透了的柿子,握在手里软软的,轻轻撕掉一点皮,红色果汁就蜂拥而出,放在嘴边一吸,真的是比蜜还甜,从嘴角

一直甜到了心里。

看着这个红彤彤的柿子,我就想起了那个曾经在这棵柿树下面玩耍的小姑娘——“柿花”姑娘,你现在还好吗?

那是今年的四月,雨后,我们几个朋友沿山而行,再没有比春雨沐浴后的青山更迷人了,整个山坡,都是苍翠欲滴的浓绿,没来得及散尽的雾气像淡雅丝绸,一缕缕地缠在它的腰间,阳光把每片叶子上的雨滴,都变成了五彩的珍珠。

那棵大柿树下,一瓣一瓣润润的花儿就静静地躺了一地,湿润的地面上,密密麻麻铺满了淡黄色的花瓣,一瓣一瓣地托起小小的蕊蕊,给偌大的空旷院落带来了无限的诗意。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小女孩儿蹲在地上,捡着一个个柿花,把它们串起来挂在上臂上做成花环的样子,还在额头贴了一个大大的花朵,那个四角形的鲜黄色花朵在她的眉宇间绽放,就像一个花仙子。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柿子是大自然最无私的使者,在那个物质不太丰富的年代,为农家的粗茶淡饭增添了一份可口的甜蜜,在萧萧孤寂的冬天激发孩子们成长旺盛的味蕾。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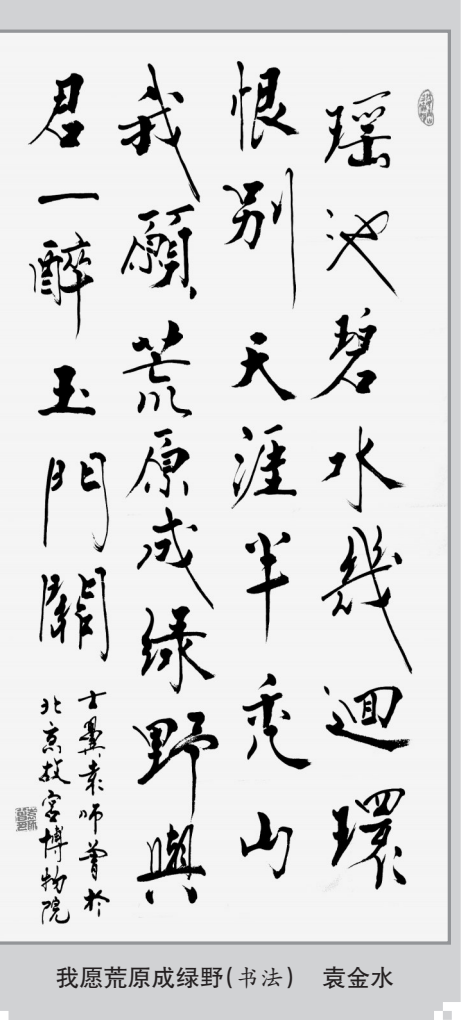
不仅是村子里人们的宝贝,更是寄托着村子里一年的希望。柿子可能是隔壁翠姐来年出嫁的嫁妆;柿子可能是邻居家小花新年的那件新衣裳;柿子也许是压在父亲心头的三个孩子的学费;柿子也许是秋收之后探亲访友的那盒小点心;柿子还是戴在少女头上的那条红纱巾;柿子还是……

是啊,只要柿子红了,就有希望了。

在阳光下,这一树树红艳艳的柿子特别像一颗颗小灯笼,为这深秋的田野带来了一片光,它们就像一盏盏灯,照亮着他们走出大山的道路,它们又像一个个火把,点燃了他们的心,也照亮着他们和后人明天、明年的出路。

柿子红了,希望来了。一代一代的人在山里成长,一代一代的人走到山外,但柿子永远是山里人享不尽的美味,柿子永远是孩子们说不完的快乐,柿子永远是离人抹不掉的故乡回忆。

要下山了,路边盛开的野花依旧绽放,野草野花的味道依旧芬芳,我忍不住回头张望:漫山遍野的柿子,像一个个红色的小灯笼,挂在树梢,点燃了蓝色天际,映红了整个山村……



我愿荒原成绿野(书法) 袁水画

新书架

##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 赵娜

中央帝国的哲学可以看作思想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分为两个大的周期:第一个周期从西汉的儒教哲学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玄学的“反叛”、佛学的产生,直到隋唐三教并存、互相竞争才宣告结束;第二个周期从宋代一直持续到晚清,包括宋代道学体系的建立、理学的思想控制,明代心学的诞生及反思,清代实学的兴起及发展……该书以中国封建哲学为经,以现代政治理论为纬,上至秦汉,下至晚清,划分为神学禁锢期、玄学自然期、三教开放期、经世致用期、道学封闭期、实学兴起期六个阶

段,详细梳理中央帝国2000余年政治哲学的发展脉络,剖析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力图说明中国哲学的演化与封建帝国的统治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该书用两大独特的视角剖析中央帝国的哲学:从秦汉统一开始讲起,只叙述大一统时代到来之后的思想流变。由于与现在都处于大一统时代,秦汉时期对现实的影响要比之前更加显而易见。不拘泥于每一家、每一派的哲学观点,更加注重讲解中国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让读者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如何演化、为什么这么演化。

散文诗页

## 滑台怀古

◆ 王幅明



望乡

滑县的历史,始于古滑国;滑台台的记忆,始于滑伯。大约公元前一千年,周康王执政时,封周公第八子伯禽于滑国,史称滑伯。滑伯勤政恤民,敬德崇礼,颇受民众拥戴。因王命在身,无召不得还京,天长日久,乃筑就数丈高台。每每登台西望,以慰乡愁。之后滑国都城迁于偃师,但滑台遗址犹存。

往昔州县衙署,今为育人校园。学子们追古念贤,集校内古滑台断碣,残碑十余通,于校园一隅,建成滑台遗址碑林。松柏映衬,古意盎然。一通《滑伯祠记》残碑,记载了滑伯的陵墓,印证了滑县悠久的文化传承。历代县令上任,必先到滑伯墓前祭奠。一个个斑驳的石碑,带我们回望远古。

滑伯墓侧,有苍劲古拙的丝棉木一株,传为滑伯亲手种植。虽历经风折霜摧、电击雷劈,屡遭战乱兵燹,却一次次涅槃重生。可是滑伯的灵魂保?

用想象垒起土台,纪念远古的贤人。站立滑伯的望乡台,一眼望见三千年前的风景。

欧阳修的目光

一个并非滑县出生,也不在滑县安息的古人,却受到历代滑县人民的尊敬。巨大的广场。一尊修长的雕像,手持书卷,身着宋代官服,风流儒雅,眺望远方。穿越千年时空,他的目光直视今天。

自号醉翁、因刚直不阿从二品官贬谪为知县的政治家,倡导革新的人文领袖,终生用品德和诗文照亮后世的男儿。自任滑州通判,便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

在滑州,欧阳公写下千古名篇《画舫斋记》。他将寓所比喻为一条船。他的一生都在这条船上度过。少有风浪平静,更多的是惊涛骇浪。屡遭误解、诬谤、贬谪,这条船依旧前行。挫折未能改变他,而他,却用风骨与风雅在青史上留下英名。画舫斋被后世的

流水里。依稀辨认石阶门洞“山环水抱”的匾痕,残存的水闸。

它们见证了千年之久的航运。留存下来的义兴张道口烧鸡老铺、同和裕票号、德庆城绸缎庄的铺面旧址,两座巨大的粮仓和通往运河的专道,记录了古镇曾经的繁荣。

早在东汉,曹操已在黄河故道疏浚,通航漕运,时名白沟;至杨广登基隋炀帝,集六年之功,挖通连接京都长安洛阳至扬州的运河,成为中国的主动脉。犹如雨后春笋,沿岸一座又一座城镇相继出现,道口镇应运而生。

老年人清晰记得年轻时目睹过航运的盛景。只是在几十年前,因为废水和垃圾,河道淤塞,永济渠卫河段惨遭废弃。

道口一面街旁的旧舍、古城墙、卫河及多个渡口码头,已成为永恒的记忆,列入古镇的历史遗产,受到保护。

在河堤大道徜徉,仿佛读一部历史大书。里面有先人的欢笑、骄傲,也有郁闷和血泪。

运河无声。我听到了它心中的澎湃。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固然不失荣耀,但它更愿意延续历史,复兴昔日的辉煌。

# 连载



生活:城外有什么呀?除了仓库就是菜地,地里牵着农民和农民家的狗。那年代结婚很简单,简单得都有点对不起自己:只要组织批准,父母点头,有张双人床就能睡到一块儿去。杜湘东还有三年的积蓄,他买得起一辆“永久”自行车、一台“熊猫”半导体和一张大红缎子铺盖。日本进口的“松下”电视只好慢慢攒了,再说有钱也不弄着看。不过房子可是现成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建所的时候征收了农民的几亩地,盖了两栋筒子楼,每个管教都能分到一间宿舍,综合一下条件,杜湘东觉得自己大概是很有资格结婚的。可是商量着商量着,就商量出分歧来了。刘芬芳家住宣武区的大杂院儿,工作以前八口人挤在一个里外间,她睡厨房,脑袋顶着米缸;工作以后食品公司有宿舍,倒是不用顶米缸了,但是一间屋子住了八个女工,人口密度仍未降低。试想能从厨房和集体宿舍搬进筒子楼里的单间,婚后的生活质量可以说是大为提高的,但刘芬芳不这么想。她指出,郊县一间房,不如城里一张床。那时还没有看房价的概念,刘芬芳所指的是精神

杜湘东被催着去了两趟,果然喜欢上了这个长了一双小说《丹凤眼》里的丹凤眼、留着电影《小虎》里张瑜的发型,从侧面看比从正面看更有风情的冷库管理员。刘芬芳呢,想必也是喜欢他的。虽然她见到杜湘东的时候冷冷的,不爱说话,但要是一个星期她从城里赶到冷库,而杜湘东恰好有事儿没去,再下个星期见面的时候,那种冷淡就会变得更冷,冷得简直像在赌气了。这些表现杜湘东刚开始不懂,还是所长和老吴帮他分析出来的。所长认为“这很说明问题”,老吴则进一步对问题给予了通俗易懂的说明:

“这姐儿动了春心啊。”俩人就淡上了。而相处日久,杜湘东发现刘芬芳也与别人不同——这说其实不客观,因为他从来没接触过别的女孩。假如一定要说,那就是刘芬芳是一个忧愁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愿意让自己显得忧愁的人。她说话之前习惯先轻叹一口气,她懂得尽量用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的侧脸而不用如同红苹果的正面面对杜湘东。作为一名冷库管理员,她的业余爱好不是通过喝热豆

腐脑来温暖内脏,而是通过读席慕蓉的诗和三毛的散文来温暖心灵。每当很“八十年代”地聊起人生与理想,她的第一反应常是抱怨,末了还会感叹一句“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以使自己的抱怨抽象化、文学化。记得有年“五一”,杜湘东也豁出去了,进城去找刘芬芳,带她到红塔礼堂看了场内部放映的美国爱情电影,又到同学里那些干部子弟才敢去的“老莫”吃了顿西餐。当这物质精神双丰收的一天接近尾声,刘芬芳终于让他亲了亲自己洋溢着小豆冰棍味儿的侧脸,但刚说完,又是一句抽象的抱怨:

“可惜明天又要和昨天一样。”这一度给杜湘东带来了苦恼,然而苦恼之余,他却离不开刘芬芳了。他尝试着自己进行分析:刘芬芳是让他感到累,但这种累是有趣的累,不累反而没劲了。再进一步分析,他所喜欢的,也许恰恰是刘芬芳对于生活的不满意。满意了不就俗了吗,傻了不满足,没追求了吗。假如说杜湘东在这三年里学会了享受寂寞,那么刘芬芳的档次更高,人家享受的是忧愁。他觉得刘芬芳的情绪呼应着他的

情绪,这是一种贴心的感觉。俩贴心人就商量着结婚。那个年代结婚很简单,简单得都有点对不起自己:只要组织批准,父母点头,有张双人床就能睡到一块儿去。杜湘东还有三年的积蓄,他买得起一辆“永久”自行车、一台“熊猫”半导体和一张大红缎子铺盖。日本进口的“松下”电视只好慢慢攒了,再说有钱也不弄着看。不过房子可是现成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建所的时候征收了农民的几亩地,盖了两栋筒子楼,每个管教都能分到一间宿舍,综合一下条件,杜湘东觉得自己大概是很有资格结婚的。可是商量着商量着,就商量出分歧来了。刘芬芳家住宣武区的大杂院儿,工作以前八口人挤在一个里外间,她睡厨房,脑袋顶着米缸;工作以后食品公司有宿舍,倒是不用顶米缸了,但是一间屋子住了八个女工,人口密度仍未降低。试想能从厨房和集体宿舍搬进筒子楼里的单间,婚后的生活质量可以说是大为提高的,但刘芬芳不这么想。她指出,郊县一间房,不如城里一张床。那时还没有看房价的概念,刘芬芳所指的是精神

的。”结论是:她不能从城里搬到郊县,更不能把工作也调换到这边的库房。杜湘东就提出了一个权宜之计:“或者我们平常分头住,等到周末或者你下乡盘库的时候再过来?”

这个提议也遭到了否决。刘芬芳说:“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才是夫。不结婚则罢,只要结了婚,我就要离开你。”进而又援举了几个刚和中国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官的事例:甭管多忙多重大的场合,大使和大使夫人寸步不离,走哪儿都陪着。杜湘东就做了难:“那你让我怎么办?”刘芬芳却不说话了,让他去想。其实也很好想:他是男人,理应该他去迁就老婆;而他又是大学生,理应该人往高处走。所长当初撮合他和刘芬芳,为的是让他安下心来干工作,结果倒是刘芬芳激发了他要走的心思。又从刘芬芳想到自己,杜湘东回忆着在警校取得的成绩,以及为了取得那些成绩而付出的努力,一股力量就在体内蓬勃了起来。这是年轻人

特有的力量感,如果任由它随着时光稀薄下去,直至消逝,那是多么可惜啊。杜湘东甚至还想到了如今的时代。人人都说时代正在变换,因而人人都在迫不及待地变换自己。就像歌曲里已经唱着“跟着感觉走”并问出“你何时跟我走”了,这时杜湘东的走,就不是一个人的走了,而是某种宏大的、名正言顺的价值体现。

第二天上班,他正式向所长递交了调动报告。他在报告里表示,愿意到艰苦的岗位去,到危险的岗位去,最好是刑警,新成立的缉毒支队也行。他还提醒所长,当初不是说好了“干满三年再说”吗,现在期限已到,他的想法没变。

所长没看他,径自抽烟,转肩膀,然后在报告抬头上写了“待办”俩字。一个星期后,所长把杜湘东叫到办公室,甩给他俩字:“没批。”“总得有个说法吧。”“部里提倡新精神,每个基层单位都要有高学历人才,可扒拉扒拉咱们这儿,除了你没一个中专以上的。你要走了,所里不就不连人叫都没了。”

提倡重视人才,结果怎么却成了浪费人才?杜湘东心里反问。但他也只敢在心里反问,因为驳回申请的是上面,不是所长;而战斗英雄脾气暴,要是再纠缠下去,真会跟他较起劲来。为了无法改变的事情跟自己好的人翻脸,那太没意义了。

于是他没说话,转身就走。还没出门,所长又甩过来一句:“要不再干三年吧。三年之后,有了新大学生你就走,或者空出正科的岗位你先上。”

人一憋闷就爱多想,在路上,杜湘东又开始揣摩所长的话。话分两截,上半截的意思是,三年之约过后还有一个三年之约,这次的约定能否兑现,取决于是否有个像杜湘东一样傻的大学生过来顶缺。可三年复三年,人生能有几个三年呢?而后半截的意思简直让他感到侮辱:难道他的调动申请被所长解读成要职称、要待遇了吗?如果所里的人都这么看,那可真枉费了杜湘东为这份儿职业所尽的这份儿心。这么想着,他的脸就铁青了,他的脖子却涨得通红。走出办公区前往监舍时,连有人叫都没听见。